

春秋左傳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三

陽湖洪亮吉學

傳襄公二

十五年

明刊本作十有五年
誤今从宋本削有字

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

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
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詁方言問非也按杜無

注正義云問非也卽本此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爲

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

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詁服虔云連尹

射官言射相連屬也

本疏

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

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
心詒說文覲欲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
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
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洧化本作二月謀慧三月公孫
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
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
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
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
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

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

本晉悼公子舒鮑無終遂不克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

喪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

高誘淮南王書注引作若予

皆喪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

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孔安國書傳

政治也 杜本富而後使復其所

周禮疏 杜取此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

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

史記作欒逞年表亦同

士鞅為公族大夫虞

上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
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爾雅類
善也呂覽重言篇引高宗之言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苟
子儒效篇其言有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苟偃怒且曰諸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
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
庭爾雅庭直也按此與隱十年傳同許男請遷于晉諸
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遂
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
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囿

氏晉荀偃欒麇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 楚公子格

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水經注云京相璠曰昆陽縣北

有蒲城蒲城北有湛阪者是應劭曰湛水出犇縣北魚

齒山西北東南流厯魚齒山下爲湛浦今水北悉枕翼

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

阪故有湛阪之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音戰

國策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復

伐許而還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釋文速本又作遂同音廣

雅邀遮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

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

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

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按詩作

圻古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

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仍在此敢使魯無

鳩乎爾雅鳩聚也按杜注鳩集也義亦同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衛孫蒯田于

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說文詬

詬詬恥也或从句廣雅詬罵也杜本曰親逐而君爾父

爲厲詩鄭箋引作詬其父爲厲詩毛傳及廣雅厲惡也郭象注莊子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云厲惡人也按杜注厲惡鬼今攷

此時林父尙在詬之者不過斥其惡耳不應卽謂之鬼

杜注非也襄二十六年傳注亦同是之不憂而何以田

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

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師自陽關逆臧孫國志泰山郡鉅平有陽關此杜同至

于旅松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

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詩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

命之辱抑君賜不終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

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姑又使其刑

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釋文傷本一作蕩音羊而死說文扶挑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

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說文鉞大鉞也一曰

劒如刀裹者又云鍛鉞有鐔也按此則鉞蓋劒屬杜無

注故采說文補之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

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五行志引傳作就其妻曰

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五行志引作欲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說文服虔云蓋覆蓋之言左師

無鷹鷂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本疏左師爲己短策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說文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

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同上十一月甲午國

人逐瘐狗說文狘狂犬也春秋傳曰狘犬入華臣氏之

門按今本作瘕說文瘕小兒瘕癰病也此非其義當從
斨爲是漢書五行志及字林亦皆作斨廣雅斨狂也與
說文同呂覽胥時篇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義亦同入
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宋皇國父爲大宰
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
謳曰澤門之皙音惠士奇曰詩大明縣正義引云皐門之
皙陸氏釋文云本作皐者誤也棟按古皐澤字相同孫
叔敖碑云收九皐之利婁壽以爲澤字但皐爲白下本
皐爲四下卒本一字漢碑从四下芊者誤服虔漢書注
云皐澤也詩鶴鳴于九皐王仲任辭夫子皆以爲九折
之澤諸侯本有皐門何獨宋不然也今按如惠氏所言

皋門爲諸侯宮門外名似非人臣所居之地杜注指爲

宋東城南門或非無據疑卽孟子所云埳澤之門也實

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

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

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節廣雅區區小也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薨衰斬

諸本作續據鄭注禮記及後漢書注改正

直經帶杖

菅屨食嚮

後漢書注作食粥

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

禮也曰惟卿爲大夫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

孫蒯于純畱

畱字从畱書改正

地理志上黨郡領長子屯畱二

縣杜本

釋文純地理志作屯爲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

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

隊於前跪而戴之

說文

聲類跪跽也

文選

奉之以走見梗陽

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

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

絲係玉二穀

說文

珽二玉相合爲珽或从穀

杜本

而禱

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會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

守之廣里

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

市十里

水經注杜同此惟云在縣東北非

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

不至

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

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

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

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按京相璠亦云防

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

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

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

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歸京相

璠巫山在平陰東北

水經注杜同此

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以旆先興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爾雅般還也郭璞注引左傳曰般馬之聲按班般還古字通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賈逵國語注闕地通路曰隧廣雅隊道也隊隧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說文脰項也按杜注脰頸也用鄭元何休說義略同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

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釋文弛本又作

施音同

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

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

軍克京茲

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景茲山杜同此

乙酉魏

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呂覽慎大篇云齊建子帥其餘卒以軍于

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也惠士奇曰秦周當是齊

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伐雍門之萩戰國策孫

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

名也說文萩蕭也按爾雅云蕭萩卽此鄭道元引此作

萩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蒿也並引傳文又七肖切知舊

本又有作荻者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孟莊子斬其楠以爲公琴圖說文楠楠也夏書楠榦
栝柏卽此玉篇楠木似梓梓惡木也桱櫓可爲琴必非
惡木蓋狀似之耳惠士奇曰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之竹木壬辰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
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圖說文枚榦也可爲杖桱杜
注枚馬撾蓋隨文爲訓爾雅闔謂之扉鄭元禮記注用
木曰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闔說文
扣牽馬也廣雅扣持也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
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

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釋文濰本又作維

留水

經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過都昌縣東入于海沂水出

泰山蓋縣艾山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杜本此

鄭子孔欲

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

揚从石經宋本改

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

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

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

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

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

留

郡國志潁川郡襄城縣有汾上城

杜同此

於是子蟜伯

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

上棘音水經注潁水又逕上棘城西遂涉潁次于旃然音

郡國志河南郡成臯有旃從水水經注汭受旃然水同

此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音郡

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雍氏城此右音梅山音郡國志

河南郡密有梅山此侵鄭東北至音蟲牢而反子庚

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音郡國志襄城

有魚齒山此甚雨及之音惠棟曰甚古文湛字見詛

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節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

淫甚雨猶久雨也或曰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亦

通今按惠說未諦檀弓雨甚至乃二句至謂門人至也以三字連續疎矣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虔云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周禮又云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本南風不競多死聲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死聲多上又云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禮記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漕水歸之

于我謂賈服並言邾魯以澇水爲竟澇水移入邾界魯隨

而有之刺晉偏而魯食

本疏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

圃賜之三命之服軍慰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

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生

瘍於頭謂說文瘳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服虔

通俗文頭創曰瘍

眾經音義

玉篇疽黃病也多但切左氏傳

曰荀偃疽疽生瘍于頭疽疽惡創也按惠氏曰玉篇引

作疽是誤以上一字爲下一字矣今攷玉篇本明云疽

亦作瘳惠氏讀書可云疎忽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

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

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

論衡盥作洗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猶視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
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
之爲丈夫也 晉樂鮒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

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

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

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釋文輯本又作集文選注引此卽作集睦

季武

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賈逵周語注

云律爲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正義云此鐘聲

應林鐘故以林鐘爲名

本疏

字林云銘題勒也臧武仲謂

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

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
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

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歸服虔云兄子曰

姪懿姬所從也顏驪皆其母姓聲懿諡也傳家從後言

之故舉諡也御覽杜取此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歸

服虔云二子宋女同按史記又作仲姬戎姬則又似姬

姓女矣傅遜說諸子爲內官則此仲子戎子疑亦如漢

內官之七子八子也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歸服

虔云公子牙也戎子子牙養也同惠棟云養謂養母戎

子請以爲大子許之歸服虔云齊侯許之同上杜取此仲子曰

不可廢常不祥服虔云立長為祥立而廢之為不祥也

同間諸侯難服虔云間犯為光已列于諸侯難成同上

杜取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服虔云謂光數從諸侯

征伐會盟同上及史記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服虔云謂光數從諸侯

服虔云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盟不可黜也御覽杜取此

而以難犯不祥也服虔云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同上君必

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賈逵云徙之東垂也

史記集解服虔云東徙之東鄙也御覽杜取此使高厚傅牙以為

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服虔云微隱

匿也疾病而立之服虔云疾困也而立為太子同上

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服虔云婦人從人

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

本按劉難服

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今攷割

勢閉宮皆係宮刑因人制宜耳劉難服非是如婦人從

夫服重有鬠箭筭之類豈得以不同夫服遂謂之非從

服乎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

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

史記作句實

以夙沙衛易已衛奔

高唐以叛鄒京相璠曰高唐本平原縣也

水經注

晉士匄侵

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

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鄒箴膏肓云卿以上所

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

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

詩疏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子孔之

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

罪

按當作去聲讀

鄭元云當謂值其罪音丁浪反以其甲及子

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

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二子孔亦

相親也

二諸本誤作士从唐石經宋本改正

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

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

政立子產爲卿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詒賈逵云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

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本注杜全取此

服虔引彭仲

博文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爲揖之復

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

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訓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

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按說文

及春秋正義彭注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聞師將

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縋納師**詒**說文縋以繩有所

縣也春秋傳曰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

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
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衰孔成
子曰是謂廢其本節服虔云孔成子衛卿孔烝鉏史記集解世
本衛孔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禮記疏必不
有其宗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
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
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節潛
夫論慶氏嬀姓畏公子黃之偏慝諸楚曰與蔡司馬同
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

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於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高誘呂覽注引作名載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人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間

上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歸按本疏引劉炫規過云

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攷成公

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

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襄公之從姑或

再從姑觀下傳臧孫訖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如炫

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已女並號公主卽

此類杜氏以爲蓋寡者二人亦屬曲說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歸鄭元服虔

皆以盍爲何不也本說文詰問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

疏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

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

說

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

本以地

來雖賤必書

說

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于經

穎氏以爲再命稱人

同上

重地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

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

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

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

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說

文繭袍衣也

以絮曰繭以緇曰袍春秋傳曰盛夏重繭按爾雅袍繭

也郭璞注引春秋傳曰重繭衣裘繭作繭古文省楚子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

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
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
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
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
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
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作廣韻引董叔祁師申
書羊舌虎叔熊國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

欒氏故先爲之作難討范氏不克而死本囚伯華叔向

外傳作叔嚮呂覽同禮記又作叔譽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

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正
義曰此小雅采芣之篇按彼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
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
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
乎詩曰有覺德行禮記緇衣詩引作有楮德行鄭注云
楮大也按覺楮音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
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

有驀勳

釋文勳如字書作訓

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

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

王符引作祐王

若之何其以虎

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

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

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論衡言毒篇引此不使下有視寢二字唐石經

亦同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論衡曰

妖氣生美好古美好之人多邪惡火有光耀亦有容貌

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于肝故生勇力

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女女敝族也

論衡引作弊
按當作敝

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

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

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奔楚過於周周西鄙刺

之

唐石經樂盈下有奔楚二字今从增入又一
本云樂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掠之

服虔通

俗文遮取謂之抄掠按聲類掠作刺說文無掠字當以

刺爲正下同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

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韻按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

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甸同爲上卿今

書稱陪臣甸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

以爲得罪於晉君今按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

亡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甸故以例稱之僖

十二年管仲于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
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
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無所伏竄謂廣
雅伏竄藏也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
惠焉其子廩不能保任其父之勞謂說文廣雅並云任保
也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
思廩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
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剌樂氏
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謂鄭元周禮注引作候人按
周禮候人職曰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
竟郡國志河南郡緱氏有轅轅關杜同冬曹武公來朝

始見也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
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
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
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
先二子鳴莊公爵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
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釋文枚本又作版其可以與於
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韻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疏
按正義譏服云前年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于經不
得云非卿今攷魯司寇非卿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大司
寇不列于卿蓋魯卽同大國之例三卿此時季孫斯叔
孫豹仲孫邈並爲卿故服云然疑後年仲孫速卒後紇
始代爲卿次不久卽出奔故得列於經也雨過御叔御
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韻膏肓說左氏傳者曰春
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
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箴膏肓武仲者述聖之
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
仲而雨行傲之曰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

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周禮注

按聖有數等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

元云聖通而先識也武仲多知時人以聖稱之當亦類

此下此則呂覽所載盜跖自言盜有五德妄意室中之

臧聖也此聖字蓋亦以智數多能料事而稱之耳我將

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

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

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

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

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

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燬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做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

釋文池徐本作沱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

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說文酎三重醕酒也杜亦同與執饔焉說文

文燔又作膳惠棟曰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膳說文曰饔宗廟火熟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饔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燔字當作饔轉寫之誤今按饔作燔由隸省非誤也蓋省火存肉則爲膳省肉存

火則爲燔也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
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
家罷病不虞荐至爾雅荐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
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
口實爾服虔云實謂譴讓也本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
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樂盈自楚適齊史記晉世家曰晉樂逞有罪奔齊田

敬仲世家曰晉之大夫樂逞作亂于晉來奔齊索隱曰

逞音盈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
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
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

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

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詒說文春秋傳曰鄭公孫

碣字子石按今本作段然字子石則當以碣字爲是徐

鉉本作碣云乎加切今攷玉篇作碣都亂切礪石也則

徐本从段誤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

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

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

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詩作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

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觀起有寵於

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

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
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爲
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
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惟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歸周禮
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王許之旣葬其徒曰行乎
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蘧子馮爲令尹公子齒爲司馬屈
建爲莫敖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
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覲
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

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翟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說文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按說文販多白眼也則子明蓋以疾名如黑肱黑背之類是也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

也禮為鄰國闕詰服虔云鄰國尚為之闕樂況甥舅之國

乎

禮記疏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版隊

而殺人

諸本作板今从傳三十年傳文改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

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詰服虔云傳發此言為不書慶氏以陳叛為

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

本疏

晉將嫁女于

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詰

賈逵云欒盈之邑

史記集解杜取此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

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

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
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魯行又言皆
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
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
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程鄭嬖於公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固服虔云下軍輿
帥七人本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
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
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
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

無解矣

諸本作懈从釋文石經改正

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

諸本作縗

亦从釋文改正

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

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

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韻廣韻斐姓

左傳晉有斐豹是斐本又作斐也欒氏之力臣曰督戎

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

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

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

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

劔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
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
而死樂魴傷固服虔云魴盈之子按世族譜以魴為樂氏

族杜本

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

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

為右

釋文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定本無之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

之登御邢公廬蒲癸為右啓

賈逵以為左翼曰啓

杜本疏取

此下

牢成

釋文一本作罕成

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肱賈逵

以為右翼曰肱

同上

司馬彪莊子注從旁開曰肱商子車

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

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

本疏商子游御夏

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
 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
 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
 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
 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或以謂四字于上下文義似贅疑是杜注誤入正文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賈逵云

晉邑史記集解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賈逵云孟門大行

皆晉山隘同地理志河內郡野王太行山在西北杜本此

高誘淮南王書注孟門大行之限也穆天子傳北登孟

門九河之澄張武軍於熒庭

釋文庭本又作廷

註服虔云張

旗鼓也

本

成邾邵

註

按邾邵晉之一邑省文則止驛為

邵也詳見文六年下太平寰宇記後魏獻文帝皇興四

年置邵郡于垣縣陽壺舊城大統三年又置邵州皆取

邵邑為名封少水

註

京相璠曰少水晉地又云少水今

沁水也

水經注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

服虔云東陽為魯邑

本

以追之獲晏釐

註

釋文云釐徐

邈音來惠棟云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八月叔孫

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註

賈氏以為善次

釋

又云禮

者言其先救後次為得禮也

本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

而愛悼子

註

世本魯季悼子紇生穆伯穆伯生文伯獸文

伯獸生成伯成伯生頃頃爲公父氏姓欲立之訪於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

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樽節惠

棟曰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曰

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

之稱今按左傳惟昭九年公使尊尊字不加偏旁五經

文字亦只收尊字今从改正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

節賈逵云馬正家司馬御覽杜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節賈逵云馬正家司馬

御覽杜

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曰歸賈逵云魯大夫閔馬父

同上杜
取此

子無然禍福無門惟

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
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
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
孟氏之御騶豐黠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去羯
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
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
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
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

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高誘呂覽注引作疹下同

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

節服虔云石砭石也

南史王僧孺傳

按說文砭以

石刺病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

以砭彈人癰腫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節**服虔

云夫謂孟孫也

本疏

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

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

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

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

于鐫

節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鄭元注

祝或爲鑄高誘曰鑄讀作祝按祝鑄古音通故或作鑄
或作祝水經注曰汶水又西逕蛇丘縣故縣治鑄鄉故
城左傳臧宣叔娶于鑄是也郡國志濟北郡蛇丘有鑄
鄉杜注亦同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
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
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
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

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國服虔云東

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

史記集解

曰毋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

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

諸本毋誤無从

上傳及釋文改正

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

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

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

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華周對曰

古今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

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昔而受

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

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

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謂服虔

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

本

妾不得與郊弔謂惠士奇

曰士喪君視殮則郊弔非士禮也杜注正義並失之齊

侯弔諸其室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

釋文以齊

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案一讀是

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

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諸本誤作何如今改正

乃弗與田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恕也。𠄎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本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𠄎水經注汾水下引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歷殷周晉卿士薦斯其胃也食采華陽今蒲坂北亭卽是城也據此則劉累又爲倉頡之後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𠄎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本郡國志東郡白馬有韋鄉。杜同此在周爲唐杜氏。𠄎賈逵云宣王殺

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又云子輿士薦字武子士會也

本疏

賈逵國語注又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

同上杜漢取此

書地理志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國

杜本此

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釋文俗本皆作其言立于世檢元熙以前

本則無于世二字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

神農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

本疏

其次有立功

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

同上杜取此

其次有立言

服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

也

同上杜取此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

宗祏說文繫門內祭先祖所以傍徨繫或从方世不絕

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爲政諸侯
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
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通通俗文財帛曰賄

眾經音義

按上言諸侯之幣重則賄字指財帛爲是而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
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旨君子

諸本旨作只今从宋

本改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

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說文浚并也

倉頡篇并取出也

詩釋文引杜本此

按晉語浚民之膏澤以實

之韋昭注浚煎也此浚字亦可訓煎象有齒以焚其身

註

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僇也為生齒牙僇仆其身本按

杜訓斃失之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

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

之介恃大國而凌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

釋文一本作是以請

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精

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

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蕞啓疆如齊聘註匡謬正俗曰

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

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
用楚有遠啓疆亦其例也按古今人表作遠啓疆則此
字當从居良反爲允古本疆疆二字同文陸氏恐牽混
故輒加音切後人不知妄爲區別遂失古意如昭元年
叔弓帥師疆鄆舊本釋文作疆居良反偏旁不加土此
一證也又漢書文帝紀注師古曰辟疆言辟禦強梁者
一曰辟讀曰闕疆讀曰疆辟疆言辟土地也詩鵲之疆
疆亦音居良反且請期齊社蒐軍實注云蒐數軍實
兵甲器械疏周禮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
兵不戰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
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注云郡

國志東萊邵黔風有介亭杜同此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

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

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說文趨動也春秋傳有

輔趨按今本作蹀釋文昭五年作輔櫟云本又作蹀同

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水經注潁水又東南逕宛

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

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

無松柏釋文婁本又作樓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

無松柏按部附古字通應劭風俗通義李善魏都賦注

引並作培塿六書正譌云俗作培塿非也服虔云喻小

國無賢才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本疏二子在幄說文小

爾雅覆帳謂之幄

杜本此

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

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居轉

而鼓琴

按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尸

踞字注云俗居从足今定作居傳遜云轉字从車與衣

袞何異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傳說惠棟云

按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

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橫木邵學士晉

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

袞未詳所出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

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

復居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

爾雅曩鄉也與爾雅同志入而巳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郊

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郊鄆地水經穀水出宏農黿池

縣穀陽谷東過河南縣北入于洛潁容春秋條例言西

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

水經注

按因穀洛關毀

王宮故城邾是以詳及穀水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
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
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于羽不能對歸
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
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
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
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
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釋文綽徐本作卓

詰按漢成陽令唐扶

頌云朝有公卓家有參騫家文惠云公卓卽孟公綽也
知古本作卓論語憲問篇釋文云公綽古文作公卓崔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
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歸賈逵云棠公

齊棠邑大夫

史記集解杜取此

按襄六年齊人滅棠故棠遂為

齊邑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
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釋文取本或作娶偃曰男女

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歸姓纂東郭齊公族桓公之

後也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歸

服虔云皆二卦

本疏

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

不可取也

諸本作娶今從釋文改正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

石經作藜

下同宋本亦作藜今定從藜字作藜誤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

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

也崔子曰發也何害說文發無夫也釋文發本又作釐

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服虔云凡淫曰通詩驟

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

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

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

間公服虔云伺公間隙史記集解夏五月莒爲且于之

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白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史記作擁柱服虔云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

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同上杜取前一說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

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

病不能聽命服虔云言不能親聽公命同上杜近於公

宮詒服虔云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同上杜陪

臣干批釋文服本作諷子須反謀也有淫者詒史記作陪

臣爭趣惠棟曰按左傳批字亦有作趣者昭廿年傳曰

賓將批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本作干趣徐廣

後人改爲爭趣非也二字古皆說文批夜戒有所擊也

从手取聲服虔云干扞也批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

淫之人也本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詒韓非子好劫

篇公踰于北牆又云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中股

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樓煙

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
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
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
門外詒賈逵云聞難而來史記集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

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詒服虔云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

死亡同上杜注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詒服虔云言君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

所當任也同上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以得人心

同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

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

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釋文本或

者下有有如此盟四字後人妄加也

仰天歎曰按高誘呂覽注晏子下復

有晏子二字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太史盡死

新序曰南史氏是其族也服虔云古文

篆書一簡八字

禮記疏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

以帷縛其妻而載之韻世本閭丘產生嬰嬰生歐歐生莖

莖生施

姓纂

廣雅縛束也按昭二十六年縛一如瑱義同

杜氏訓縛為卷亦是此義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
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
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誰能懼我韻廣雅與如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如當也按此
蓋言一當一耳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
中

石經本有中字覆校刊去按上注云弇中狹道
自當有中字哀十四年失道于弇中即此地也謂嬰曰

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詁

按杜注側瘞埋之今攷側字無此義訓鄭司農考工

記注側當為仄此傳義亦當同蓋謂不以正葬莊公也

後漢書注亦云側謂凡爲不正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四翼說文翼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

垂釋名齊人謂扇爲翼按說文用禮器文杜注節取此

惠棟曰周禮縫人云衣翼柳之材注云故書翼柳作接

櫨鄭司農接讀曰翼櫨讀爲柳皆棺飾檀弓云周人牆

置翼春秋傳曰四翼不蹕先鄭引檀弓作翼引左傳作

翼明古文春秋傳本作翼杜氏改爲翼失之矣不蹕下

車七乘不以兵甲說文服虔云下車遣車也本疏又云上公饗

餼九牢遣車九乘禮記疏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

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說文董遇曰

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

本疏俗本三十帥爲

三十帥非是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旅及處守者

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

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爾說文堊塞

也刊剗也按今本作堙誤說文刪字亦訓剗是刊有刪

除之義服虔云堙塞刊削也

詩義亦同杜取服說家語

堙又作堙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

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

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

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
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
器陳侯免擁社爾雅邕載也疏引謝氏曰邕字又作擁

按擁社蓋載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疊以待於朝子展
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

社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

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本疏按杜注誤當從服說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成故也水經注引作同盟重丘伐齊故也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而

詩毛傳弭止也杜本此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

也知楚令尹

𨾏

服以令尹爲屈建

本疏杜取此

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

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

諸本楚字皆割屬下句非是今改正

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

𨾏

按杜注云離城舒鳩城殊無所據今考

鍾離在吳楚之間漢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國當卽

此也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

諸本作彊今息从宋本改正

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

久將墊隘

𨾏

按墊隘與成十六年傳同義隘說文亦作阨

故下云隘乃禽也杜注云墊隘慮水雨非是隘乃禽也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

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

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返之傳諸其

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

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

漢陳球碑作遏高誘呂覽注閼讀曰遏止之遏按此則閼遏同

音故或作遏也

爲周陶正音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

不苦窳故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以服事我先王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妃

胡公

釋文妃音配本亦作配按諸本即誤作配非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音說文

憲敬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憲徐鉉等曰今

俗作恪按魏封孔羨碑又作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極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

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

立

諸本于作於
从石經改正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

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

陵我敝邑

諸本作憑从
釋文改正

不可億逞謂字林逞盡也

杜同

我

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

葬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謂惠棟曰手古首字士喪禮曰載魚

左首進髻注云古文首爲手成二年曹公子首公羊作

手是也今按家語作援首于我攷儀禮大射儀後首內

弦撈越鄭注云古文後首爲後手皆古文首手通之證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

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說文圻地垠也一曰岸也

垠或从斤按杜注隨文爲訓故云圻方千里同方百里

今攷周禮大司馬九近之籍鄭司農云近當言畿蓋古

圻字鄭康成引此傳圻又作畿是圻近畿本一字故詩

祈父尙書酒誥卽作圻父祈招馬融作圻招亦是其證

此云天子之地一圻卽詩頌所云邦畿千里也列國一

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

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

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文選注引作言足其志文足以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

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楚為掩為司馬

古今

人表作遠奄

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

賈逵以為賦稅差品注曰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

當一井也

宋本疏二十三

鳩藪澤

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為

鳩八鳩而當一井也

同上

辨京陵

賈逵云京陵之地九

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也

同上

表洧鹵

賈逵云洧鹵也

說文鹵西鹹池也

同上

又云洧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

當一井也

本疏

數疆潦

賈逵云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

數而當一井也

同上

又以疆為疆築境塙之地鄭眾以為

疆界內有水潦者孫毓讀爲疆潦注云沙磧之田也

規假借賈逵云假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

上同鄭注周禮稱人云假豬畜流水之陂也町原防

逵云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

上同說文町田踐處曰町防隄也急就篇頃町界畝按杜注本說文

及急就篇牧隰皋賈逵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

而當一井

上同說文隰阪下濕也井衍沃賈逵云衍沃

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上同又云下平曰衍有漑曰沃

本說文沃漑灌也按五經異義左氏說賦法積四十九

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

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

萬井長轂萬乘今攷正義載賈侍中說無此五十四字

又詩崧高正義引左傳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

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量入修賦賦車籍馬

賦車兵徒兵

諸本徒兵或誤徒卒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陳樹華云顧炎武以

爲石經卒誤作兵此顧氏失攷其說非也顧氏日知錄

又云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亦誤今

攷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僖廿八年徒兵千注云

徒兵步卒杜氏係用服虔舊說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洧

上昭廿年興徒兵以攻荊蒲之盜哀十年吾卜于此起

兵皆謂士卒也烏得云始於秦漢甲楯之數旣成以授

子木禮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同于

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說文按今周書常訓解作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說文奕从其言竦兩手而執之方言圍棋謂之奕杜本此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

春秋左傳詁卷十三終

曾孫用懃校刊